

书吧



《我在中国当医生》，
[英] 朱知梅著，中信出版
集团 2020 年 12 月出版，
定价：58 元

2012 年，作为中国推行医疗改革的一个先行试点，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设了一家有着 2000 张床位的医院—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（以下简称港大医院）。

华裔医生朱知梅曾在英国行医 32 年，是一名血液科顾问医生，任职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。2012 年接受港大医院邀请回中国担任该院大内科主任。

2020 年，朱知梅写了《我在中国当医生》一书，诉说他作为一名在西方国家受训的医生自 2012 年起在中国行医的真实感受。他剖析中国与西方医疗制度的异同，并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作出思考与展望。

完成一个交代

记者：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？

朱知梅：我写这本书首先是想对中国老百姓、对深圳政府有一个交代。其次，这本书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，这几年也是我人生中最富挑战性、最有意义的一个阶段。

我的中文不好，原著是用英文写的，但这本书是要给中国人看的，为了表示尊重，我和我的朋友把它翻译成了中文。

这本书从港大医院出发试图对中国医疗系统进行全方面、客观的检视，写了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，也写了我认为的中国医疗改革还有哪些需要做得更好的方面，算是抛砖引玉吧。

记者：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有哪些？

朱知梅：海外可能只知道医疗水平美国好、德国好、英国好，中国好不好并

朱知梅：我在中国当医生

● 本报记者 李芸

不知道。回中国这几年，我感受到中国医疗科研水平非常不错。

中国医生的临床专业水平很高，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，他们有机会接触大量的、各种各样的具有挑战性和临床价值的病例。他们不但掌握最先进的医学知识，还熟悉最新的国际及国家指南与共识。他们的业务能力如外科手术或医疗程序技能等，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不遑多让。

中国医院的效率也非常高，在英国等候专科医生诊治，往往需要数星期甚至数月，从来不会少于两天。在中国，比如到港大医院求诊，患者可以用网站、电话、小程序预约。

医患站在同一个地位

记者：中国的医疗改革有哪些是需要继续发展的？

朱知梅：中国的医疗水平很高，和英国差别不大，但英国国家小，整个国家人口没有广东省多，医疗服务全部由国家资助，所以医院与医院的差距小。但中国地域太大，发展不平衡，医院与医院的水平有差距，所以病人都想到三甲医院去看病，这就产生了矛盾。

实际上人生病百分之八十都不是疑难杂症，大部分是糖尿病、血压高、呼吸道感染、胃溃疡、偏头疼这类，不需要最高水平的医生去处理。

记者：那如何解决全国人民都想到三甲医院看病的矛盾？

朱知梅：发展全科。在英国家庭医生，英国的家庭医生对一个家庭有多年跟进，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了解。比如我们一家三口，我的睡眠不好、血压高，我儿子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，他都知道，他可以根据情况给你开药，或者给你转诊到专科。家庭医生就是为英国医疗“守门”的。全科医生有点类似家庭医生，可以提高效率，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找专科看病。

2012 年港大医院建立时，就设立了全科门诊服务，港大医院全科的背后有医院所有专科的支持。发展全科这条路很长，不仅要培养全科医生，还要培养患

者的就医习惯。医生的行医方式跟患者的就医模式是相向而行的，单方面努力不可能实现。

记者：现在中国的医患之间存在一些矛盾，您怎么看？

朱知梅：造成医患矛盾突出有几方面的原因：消费主义心态、网上信息泛滥、医疗失误和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等。我认为医患充分沟通是最容易也最经济的解决方法。

比如我们血液科有白血病患者要做移植，风险非常大，有可能会失去性命，就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沟通。一开始我的同事认为沟通太浪费时间，但你要知道沟通好了会减少日后很多麻烦。我通常会另外约一个时间，在 5 点下班后跟患者、家属以及护士开一个会，花 35~40 分钟把情况讲清楚，让患者和家属真正做到知情同意。

记者：怎么样是对患者好？

朱知梅：首先要把自己跟患者放在同一个地位，要时刻记住你们是平等的；其次要有同理心，患者想到的问题你要先想到，要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，给他们很好的解释和安慰。我常跟同事和学生说，医生不只是“医病”，还是“医病人”，也就是第一给患者治病，第二减少患者的痛苦，包括他们的心理压力。

我看到有的医生在回答患者问题的时候，会轻描淡写地说“没事，不要理它”。不要说“没事”，一定要当它是一回事，你可以说“不用担心，这是个小事”。把患者的问题当成一回事，是对患者的尊重。

迎来一个黄金时代

记者：您希望自己的团队做事要开心，您在中国做得开心吗？

朱知梅：回国的这些年我遇到不少挑战和困难，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，但回到中国是我自愿的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挑战让我找回了青春，每完成一项任务我都可以重拾活力；我也看到自己给同事、给医院带来一些良好的改变，即使这些改变微乎其微，都让我欣

喜和满足。

上天的安排很奇怪，我在英国工作了 32 年，在英国结婚、生子，从来没有想过到中国做事。现在回头想，可能上天是安排我用 32 年在英国学东西，为回中国作准备。我很有兴趣也很自豪能成为中国医疗系统改革的参与者。

记者：你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怎么看？

朱知梅：中国医疗的发展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。

在今天这个先进的医疗保健时代，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，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大问题。国家资源要跟上现代医疗保健需求是不可能的。

我们知道，英国的医疗服务几乎完全由国家资助，美国的医疗服务则差不多全由私人支付，政府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为美国人补贴部分费用。中国采用的是公私合作的模式，这就可以取长补短，在人民需要和付款能力之间取得平衡，从而有效提供医疗服务。

现在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条件发展民营商业医疗保险业，以补充而非取代政府的医疗开支。在 2018 年短短一年内，中国民营医院及其病床总数分别增长了 12% 和 15%，现在中国每 4 张病床就有 1 张是民营医院病床。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，让国家有较多空间调动资源，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推广到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。

国家是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，很多重要工作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，包括在全国协调策划促进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戒烟、禁止酗酒，鼓励人民改变生活方式，预防、检查和控制传染病暴发，提早筛查肝炎、乳腺癌和肺癌等疾病等。

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中国政府在提高公共卫生意识、忠告市民、推行防控措施等方面十分高效。我相信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者，中国政府在治未病、健康宣教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